

惯偷6年“蹲”了5年9个月

竟说自己不了解外面的世界，喜欢劳改生活

文/片 本报记者 陶相银 本报通讯员 戚剑猛



劳教所的警察和学员，他都熟悉

11月22日早上，谢金宝(化名)坐进囚车时，开心地笑了。他被押解往青岛市劳教所，被劳教1年9个月。这是他近6年来第五次被劳教，此前已被劳教时间共计5年9个月。谢金宝解释自己反复“进出”劳教所的原因是，“我不适应‘外面’的生活，反而觉得在‘里面’比较稳定。”他甚至说，“想一辈子在里面，在那里养老。”而在这个荒诞想法的背后，是因杀人服刑7年、嗜赌、以偷为生的斑斑劣迹，他的生活要么是在“外面”以偷为生，要么是“进去”过“稳定的生活”。

11月15日下午，谢金宝在华联商厦内盗窃了一女士皮包。5分钟后，城里派出所民警在新威路的地下通道内将他抓获。审讯室内，谢金宝对记者说，“在劳教所挺好的，你们跟警察商量一下，能不能关我一辈子。”11月16日下午，谢金宝被处以行政拘留15天的处罚。签字时，谢金宝的表情很沮丧，民警离开后，他又突然表现出满不在乎的表情，“大不了又是

“我自己拿着吧，心里踏实。”

1米65的个头，黑瘦，一身新衣新鞋，手腕上还戴着时髦的手链，脸上总挂着满不在乎的笑容。这就是谢金宝，38岁，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，文盲。这身新衣是他11月14日在夜市买的，“当时还花10块钱买了一条假金项链。”谢金宝说，他对生活充满希望，买身新衣准备重新做人，不

多时后又说他想“进去”。环翠公安分局治安行动大队民警王智润评价他说，“反复无常，没句实话。”

1988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，1995年释放；2005年1月被劳教1年9个月；2006年10月被劳教1年；2007年11月被劳教1年6个月；2009年7月被劳教1年6个月。这次，他又被劳教1年9个月。当谢金宝坐

上囚车的那一刻，他又露出了满不在乎的笑容，“又回去了。”他说：“下次出来，我还偷”、“真想在里面待一辈子，在那里养老。里面还有60多岁的老伙计呢。”

王智润参与了谢金宝5次被劳教的全部押解行动，“劳教所的警察和学员都跟他很熟，他在那里不仅不孤单，反而还有一定的地位。”



每次释放后不久，他又重新进“宫”

11月15日下午，谢金宝在华联商厦内盗窃了一女士皮包。5分钟后，城里派出所民警在新威路的地下通道内将他抓获。审讯室内，谢金宝对记者说，“在劳教所挺好的，你们跟警察商量一下，能不能关我一辈子。”11月16日下午，谢金宝被处以行政拘留15天的处罚。签字时，谢金宝的表情很沮丧，民警离开后，他又突然表现出满不在乎的表情，“大不了又是

一年多劳教。”拘留室的墙壁上挂着“请勿抽烟”的标牌，谢金宝主动向记者要烟抽，“没事，关上门他们看不到。”叼着香烟，谢金宝侃侃而谈，“在里面，心里踏实。”

“我说我是故意被抓的，你信不信？”谢金宝偷包后从华联商厦跑出，躲进了约百米外的地下通道内，“我知道有人看见我偷东西了，我就在里面等了几分钟。如果抓到我，我就再‘回去’，抓不到就算

了。”每次被释放后的一个多月内，谢金宝必将再次“回归”劳教所，“最短的一次是十来天吧。”2007年11月份，他第二次被劳教释放，找了几天的工作都没找到，就想“不如再‘进去’”，在一处租房内盗窃了一部手机后，“果然又被劳教一年半”。2009年7月，他在威海市区的一家金店内偷了个包，4天后，他“如愿”地被金店老板发现，又“如愿”地落网，“我知道金店内有监控，在柜台上

偷包时，自己都看见自己被录像了。我后来就在金店附近转悠，等着被金店老板发现。”

谢金宝对未来没有打算，对于成家，他说自己“没条件，过一天算一天”。他是家里的独子，父亲今年86岁，母亲84岁，“七八年没回过家了。”逢年过节时，谢金宝会给父母打电话，这些年还给家里寄了5次钱，每次都是1000元，“他们不知道我在外面干什么，知道我活着就行了。”



“我的自制力差，得有人管着”

在派出所、拘留所内，不论是谁喊谢金宝的名字，他总会下意识地答声“到”。他说，“对于外面的世界，我已经感到陌生了。走在马路上，连车都不会躲了。不是不认识红绿灯，而是感觉别扭。”10月24日，谢金宝第四次被劳教释放，在北京、徐州“玩”了一阵子后，又回到威海，“住小旅馆，吃地摊，整天就

是四处‘溜达’。”

在劳教所里，遵守纪律、服从管教、表现积极的人会被评为模范学员，各方面都出色且有一定管理能力，又乐于助人的模范学员还会被选为班长。谢金宝经常被评为模范学员，有时也被选为班长，可以带领几十名学员干活。对于里面的生活，谢金宝很满足，“什么

事都不操心，活都是被安排好的。管吃管住，每月还有工资，一般是五六百块钱，多的时候有一千多。”谢金宝说，在里面的生活很稳定，他花销不大，还能攒下一些钱，“这次出来，我就攒了3000多块钱。”

谢金宝自称自己的控制能力很差，“得有人管着”，所以他就想“不如再

进去”。在里面，他的一天是这样的：早上，起床号响起，起床、洗刷、吃早饭；上午，根据管教民警的安排出工劳动；中午，吃午饭，午休；下午，继续出工劳动；晚上，吃晚饭，看新闻，有时也要集中学习，休息。在周末时，他们一般不劳动，还有娱乐活动，有时也可以请假外出。

屡教不改背后的荒诞抱怨

谢金宝说他每次出来都会找工作，他会织毛衣、修机器，但“他们看我是外地人，不愿雇我。”他还说，他从1991年就离家打工，一直是“靠力气混饭吃”。他有时说“一辈子在‘里面’多好”，有时也说“想找个正经营生干”。11月15日上午，他在一家游戏厅因争机器跟他人发生争执，右手拇指被砍伤。采访中，他却把缠着崭新纱布的手指解释为“多年前的工

伤”。他的言语中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，有时还哭一阵儿，但脸上经常浮现狡黠的笑容。

而翻开谢金宝的档案，他“主动”被劳教的荒诞行为又突然符合了正常逻辑。1988年，谢金宝在牡丹江市参与一场群殴，他持刀将一人捅死，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。1995年，他因表现良好被提前释放，出狱后去了广州，在夜总会干“保安”。此后

便是反复地“进出”劳教所。

谢金宝抱怨“这个社会容不下我。”同时，他也说“有钱就赌，没钱就偷”。环翠公安分局治安行动大队教导员腾振华分析说，谢金宝有个“心结”，因为嗜赌，又不愿意卖力气，难以融入社会，也就不想融入社会，要么以偷为生，要么就是回到他认为的“稳定的地方”——劳教所，“这符合‘两劳’释放人员重新犯罪成因的特征”。



▲22日早上，坐在囚车里，谢金宝又露出了笑容。



▲跟里面的民警都很熟。



▲民警下达决定书给谢金宝。